



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一地雪的小说：《离》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7-24

[作者] 一地雪

[单位] 南阳方城

[摘要] 幕秋。淫雨。“滴答，滴答。”雨脚如麻从低矮平房的屋檐边落下。穿过雨帘。正堂屋，老人躺在一床秫秸编织的床蓆上。硬硬的，冰凉。那是早上黎明时分，老人无奈地在弥留之际轻唤着“萱——”之后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

[关键词] 一地雪;离;小说

(一) 幕秋。淫雨。“滴答，滴答。”雨脚如麻从低矮平房的屋檐边落下。穿过雨帘。正堂屋，老人躺在一床秫秸编织的床蓆上。硬硬的，冰凉。那是早上黎明时分，老人无奈地在弥留之际轻唤着“萱——”之后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守在老人身边的只有五妮。她是老人的第五个女儿。老人一生和他的两位妻子抚育了五个女儿，一个儿子。临终，弥留之际只有五妮守候在他那三间女儿们送给他的平房里。老人灰褐色的脸，清癯，僵硬。远远望去，只见挺拔的鼻梁耸立在骨线分明的脸廓上。走上前去，可以看到紧闭深凹的双眼，和紧抿的薄唇。一床被单罩着胸以下的身体，直条条地似一捆干柴静静地躺在那薄薄的秫秸蓆上。屋子里的人早已没有了哭声，只有唏嘘、叹息。五妮在怔怔地听他们安排父亲的丧事。此时守卫在老人遗体身边的是老人生前叱咤风云时的旧部。“你母亲呢？她知道了吗？”有人问五妮。母亲？——。(二) 老人的妻子萱躺在大女儿家的小屋里，正把眼珠儿使劲朝着小窗那一线光亮处张望。她只能将头颅微微策动，其余的身体麻木地毫无知觉地平放在小床上。那是一张特制的小床，在正对着萱屁股的地方开了个碗口大的洞，洞下面放着一个马桶。她就那样从洞口处大小便。两年了。她就那样一直躺着，可她自己却不知道躺了多久，而且还要继续躺下去。她看见那三尺见方的小窗玻璃里，晃动着老人的影子。老人的银发闪亮，双目炯炯。老人在喋喋地对她说：“萱，你还好吗？萱，你看这山，多绿——。”老人牵着她的手，朗朗地，象一个伟人，象一个指点江山的伟人。萱的嘴角奇迹般地露出一丝儿微笑。(三) 四十五年前。萱豆蔻年华。她嫁给了长她十岁的凌。凌和前妻离了婚，有两个女儿。萱是在迷恋上凌在百人大会上滔滔不绝、洋洋洒洒的宏论，在迷恋上凌那一身傲骨中略带儒雅的气质后嫁给凌的。“凌，要我吗？”萱柔柔的问。“要！”“永远？”“永远！”于是，萱把一个崇拜者坚定的目光停滞在了凌的身上，凌呢？在扔掉那段由父亲包办的婚姻后，找到了萱。是萱让他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爱情。萱以她那娇小柔弱的身体，纤纤的情感，鸟儿般盘桓在凌的心头。天有不测风云。当他们新婚燕尔的时候，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开始了。擅长宏论的凌，桀骜不驯的凌很快就被打成了右派。一天夜里，一群造反派闯进了凌和萱的卧室，他们用一根绳索捆着了凌的双手，将他拉进了卡车里，在卡车的轰鸣声中离开了萱。萱跟着那辆尘土飞扬的卡车奔跑。“凌——。”一声凄厉的呼唤清脆地响在苍茫的夜空中。(四) 豫西南的一个小村庄。萱辞掉了工作陪凌在这里劳动改造。一间茅屋，住着他们一家五口。前妻的两个女儿已经到了该上学的年龄，刚出世的三妮正在萱的怀里嗷嗷待哺。早上，太阳出来的时候，凌扛上锄头，和农人们一起到田间耕作。萱一边做家务，一边在篱笆门口守候。正午，萱拎着瓷罐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凌劳作的地头。凌身着青布对襟衣衫，光着脑袋，躬耕在农民们中间。萱看着凌吃饭。凌将半罐的面汤一股脑儿倒进嘴里。“哎，慢一点，别噎着了呵！”萱怜惜地望着凌，幽幽地说。“咳，好喝！嗯，真好喝！”凌拿起金灿灿的玉米饼咬了一口。萱急忙将一棵葱递到凌的手中。凌的眼睛里涌出了满足。慈祥。萱的眸子里闪动着幸福。快乐。吃过午饭，萱会留在地里，和凌一起劳作。直到大女儿抱着三妮跑来找她喂奶。当勺子星眨着眼睛窥探着苍茫的大地时，萱就坐在篱笆的门口等凌。只有凌扛着农具进了院子，萱才会抱着三妮回屋。于是，小小的茅屋里会传来阵阵的欢声笑语。清苦，温馨的日子。(五) 时光荏苒。二十多年过去了。萱为凌守候在贫瘠的土地上，生育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。凌的两鬓生出了华发。萱那原本桃花瓣似的脸庞早已变得粗糙不堪。他们身不由己地走进了知天命的门楣。当20世纪80年代的钟声敲响大江南北的时候，凌终于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。他携妻儿离开了那片黄土地。全家人一路欢笑返回了小城。凌一身农民装束。一件黑色粗布对襟小棉袄，一条肥大粗布棉裤。光头。握着一根旱烟袋。清癯的脸庞带着微笑。一双锐利的目光在公司的大院里闪烁着，时时刻刻迸发着他的智慧，他的前所未有的饱满激情。他要用他狂热的工作欲望，去挽救他所失去二十多年的宝

萱呢？依然是小鸟依人般地守候着凌。她也随凌进了公司，在做凌的助手。一年后，由于凌的工作出色被调往一家濒临倒闭的工厂任厂长。组织上要他改变工厂的状况，要他以他的智慧和才干创造一个奇迹。凌去了。他的光头在一年的办公室生活中早已蓄成了满头银丝。当额前的一缕白发轻轻飘拂在眼帘时，他就会习惯地用手潇洒地一拢，那动作俨然象一位伟人。伴随着他的朗朗笑语，给人一种狂妄的洒脱和前所未有的震慑。萱也去了。她追随着她的凌从公司调入了那座工厂。（六）那是一个只有二十几个工人，固定资产仅五万元的奶牛厂。几间破旧的草房，一片泥泞的院落。数头奶牛，一套落后的炼乳、糖果生产设备。至1980年底，已累计亏损了18万元，濒临倒闭。凌开始在那片废墟上勇敢地跋涉。他针对该厂经营模式陈旧、僵化的致命症结，接连对症下药。他迅速将奶牛转让给附近的农民饲养；又投资从外面购买良种奶牛给农民，建立奶源基地为企业注入活力。接着外引内育人才，积蓄涵养科技实力；同时，他亲征8省、市、自治区，选择了“华夫香糕”作为拳头产品，立见奇效的使所产“华夫香糕”俏销26个省、市、自治区。并荣获了省科技成果奖、国家儿童食品优秀奖、中商部优质食品奖。由此，“华夫香糕”这一拳头产品盛销不衰。仅仅7年时间，就使这个厂的固定资产原值静增66倍多，使一个企业变成了67个企业，年创利润百万元。这个数字使所有知道它的人们无不为之震惊。昔日泥泞的小院变成了铺着柏油马路的偌大厂区。生产楼、办公楼在花园的簇拥下交相映辉。千余名职工交替三班生产。好一派欣欣向荣的蓬勃景象！凌实现了他的诺言，他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。凌在经营着奋斗，经营着成功的时刻，也透支着自己的生命。他患了严重的肺气肿。在一次次的外出考察中，他不得不把萱带在身边。萱日夜守护着他。为他备药，为他端水，为他揉胸捶背。此时的凌，被峥峥日上的事业完全吞没了。他的心中只有膨胀的激情和无边无际的事业欲。萱和他的家人早被他心中狂热的事业挤兑得荡然无存。（七）厂办公室里，凌正在慷慨陈词：“企业如棋。我们处在一个变动的大经济环境中，谁都有沉下去的危险和崛起的良机。经营一个企业就如同下棋。经营者要从奕棋中品味出哲理，努力提高自己的‘棋技’，方能百战百胜！”这时，萱站在厂办公室的门口犹豫了片刻，终于忍不住推开了房门。凌的脸倏地变了颜色。“不知道在开会吗？出去！”凌冷冷地朝着萱吼到。他的目光是那样的锐利，直射向萱的双目。“可是——。”萱不禁打了个寒战，可她仍然想辩解。“出去！”凌再次向萱吼到。萱那张白皙的脸顿时被凌的怒吼激起了一阵红晕。她情不自禁地憋出了一眼的泪花。她无奈地转身拉上了房门。办公室的几个付厂长原本想劝解凌，让萱说出她心中的话。他们知道，如果不是有天大的急事，萱无论如何也不会私自闯入厂办公室。因为凌是最怕他的家人干涉厂政的。可当他们把目光聚集在凌的脸庞时，都不约而同地被凌那双闪着寒光的炯目震慑着了，他们把滚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萱回到家中。默默地坐在床头垂泪。四妮和五妮焦急地围在母亲的身旁。“妈，小六的事情给爸说了吗？”四妮问。“爸会救小六吗？”五妮小心翼翼地。萱无语。只有任泪水在眼角溢出。四妮和五妮相互看看，谁也不敢吭声了。小六是家中唯一的男孩。他刚刚被公安局抓走了。小六私刻公章，制作了购粮卡片，又到处贩卖，将购粮卡片换成了钱。而且小六做这件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公安局早就盯上了他。可这一切，萱竟然一无所知。她活生生的看着自己唯一的儿子被抓走。她痛心疾首！此时此刻她突然意识到：天啊！难道我的眼睛里每天只有凌吗？为什么没有看好我的儿子呢？——？可凌呢？凌为什么连听都不听一声？他的心里只有他的那个工厂啊！凌后来知道了小六的事情。知道的时候他却振振有词：“自做自受。让他好好接受教育吧！”小六被判处了六个月的拘役。当他从拘役所出来的时候，没有向他的父母告别，背上了行囊，南下打工去了。从此他就杳无音信。（八）当凌所在的工厂日新月异、蒸蒸日上的时候，突然在凌出外考察时，一纸调令将凌厂长的职务免去。这从天而降的调令让工厂的一千多名职工众说纷纭。凌太居功自傲了！凌目中无人！凌得罪了上级领导啦！唉！功大欺主呗，上级能不将他撤了？——让他变相退休！凌沉默了。仿佛一夜之间老了许多。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眸子里流淌出了前所未有的凄楚和悲哀。额前的那缕白发无奈的轻垂在他的眼角。萱默默地为他收拾行李。接下来是搬家。搬到哪里去呢？偌大的世界却没有凌的立足之地。他们一生漂泊，从没有自己的房舍，如今要退休了，该在何处安身？萱不敢去问凌。她对凌永远只有虔诚，永远都是默默地跟随。她的这种无私的崇拜，使她生怕一不小心伤害了她心中的这个伟人——他的凌。凌不管是在昨天还是今天都是萱眼中一个风流倜傥的伟人。萱没有让她的伟人伤心。萱让女儿们凑钱为他们买了三间平房的民居。总算是有了个安身的地方。凌和萱搬进了家。“唉，夜鸟归巢啊！可这巢却是女儿们给的！”凌幽幽地说。“女儿也是你的嘛！”萱安慰着凌。突然，凌一阵急咳。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。他的肺气肿此时此刻更加严重了。萱急忙为他捶背揉胸，为他拿药，为他端来了开水。“咳！无官一身轻！萱，从今后，我的心中只有你了！”凌望着身边为他不停忙碌的萱，深情地说。萱笑了。这是好多年都没有的笑声了。萱的双颊荡溢出无比的幸福和满足。一缕夕阳从小院的一棵老榆树的枝缝里钻出来，洋洋洒洒地照在凌和萱那银色的发梢。（九）一年后。凌的肺气肿越来越厉害。他的生活已经不能自理，全靠萱在身边护理着。在一个淫雨连连的下午，萱站在凳子上擦灯泡上的灰尘。突然脚下一滑，跌倒在地。脑溢血让萱永远躺在了床上。于是，女儿们将萱接了出去，由大妮、二妮和三妮轮流侍候。四妮和五妮则轮流住在了凌的身边，照看着患肺气肿的凌。小六仍然杳无音信。他们就这样生活了两年。凌常常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去女儿家看望萱。他会用颤抖的双手抚摩着萱那满头的银丝，他也让萱看他的满头白发。萱知道，可无法说出，也无法触摸。偶尔，萱会有一棵

眼泪从干涩的眼眶中滚出。当凌最后呼唤着萱的名字离开人世的时候，萱从那扇小窗里看到了凌。凌正挽着她的手儿，给他看绿的青山一。萱那张苍白的脸上破列地漏出了一丝儿微笑。又过了三年。萱仍然躺在床上。她的满头白发奇怪地变成了青丝，一颗早已脱落的牙齿也重新长了出来，苍白的脸庞竟然涌出了红晕。女儿们惊讶了，大家聚在了萱的身边。“是母亲不知道父亲早已离开了我们吗？”“母亲在等候父亲吗？”“——告诉她吧，告诉她父亲早已死去。”于是，大女儿清楚地对萱说，她们的父亲早已死去了，死去了。萱倏然间睁大了双眼。“三年了啊，妈妈。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！”萱吃力地将眼珠儿转动着，她的目光从大女儿一直到五妮身上一遍遍地转动着。“是找小六吗？妈妈！——你放心，我们会找到他的！”大女儿禁不住哭了起来。萱终于闭上了眼睛。象凌一样，她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，离开了她的女儿们。

[我要入编](#) | [本站介绍](#) | [网站地图](#) | [京ICP证030426号](#) | [公司介绍](#) | [联系方式](#) | [我要投稿](#)

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© 2003-2008 Email: leisun@firstlight.cn

